



山外青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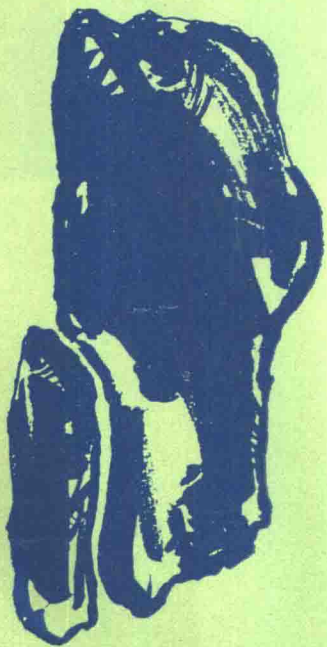
韦

翰

中篇小说丛书

山外青山

韦翰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山外青山

韦翰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4印张 81千字 2插页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6,300

书号 10115·535 定价 0.38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山外青山》写的是一位女医生大学毕业后，在边远矿区的一段曲折经历。所写到的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不奇不离的事，但从他们身上却表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。作品真实、感人。

责任编辑：戴美莹
封面设计：石俊生
技术设计：荀新馨

上夜班的时候，碧华大姐塞给我一件厚厚的邮件，促狭地眨眨眼说：“又来了！”

邮件是那位在遥远矿山的人寄来的，我的脸马上滚烫起来。降生在这扰扰尘寰的三十个春秋，从身体到精神的一些方面，都好象磨起了茧子，唯有这爱脸红的毛病，可能到死也改不了。有人说，这是自我感觉特强的结果；有人说，这是情感幼稚的表现；有人说，这是由于我脸上的皮肤太白……。唉，大概请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来也解释不清。反正，这时刻，我莫名其妙地脸红了。

见了我的窘态，碧华大姐举起手指，威胁地戳了戳我说：“我忙下班，不同你罗嗦，明天你再不对我坦白，就不准你住我们家！”

她走了。我掂了掂沉沉的邮件，毫不怀疑地相信：他终于给我找到了！可我不想马上打开它，悄悄塞到值班医生休息室的床褥底下。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心理在作祟，总觉得只有在十分宁静、没有什么干扰的时刻才能拆开它。

自从获准到母校的附属医院进修以来，这儿的一房一舍，一草一木，甚至几片流云、几丝柔雨都在推搡着、敲打着我的心扉，使我渴望看到这丢失了许久的东西。仅因临别前我一句随便的嘱托，亏他记住了，并且从我家里找到了。真是细心的

人！不过，有一点你可不够细心，我离开矿山才半个月，你就连续寄来了几封信，引起了病房的年轻人很大的误会。前天，一个护士在分发病历纸的时候，竟给了我一大札，当着那样多的医护人员，她宣称：“优待唐大夫，她的信太多，多给点好写回信呀！”你看你给我招惹的！

这一夜，由于有几个危重病人，值班护士喊我起来的次数较多，身体是很疲乏了，但，我心里却异常亢奋，好象等待着我的明天，将是一个不寻常的节日。不过，几次沉入睡乡的时候，并没有做什么好梦，有一次甚至觉得自己被一种惊恐的窒闷淹没了，恍如有一种最可宝贵的东西，已经不可挽回地离我而去。……

终于，我困倦地拎着那邮件回到了寄宿的地方——我五年前在医学院的同学廖碧华的家里。碧华是两年前调来本校附院当内科医生的。我本来住在附院的进修医生集体宿舍，那些一排排紧挨着的双层床，对我这个神经衰弱的人简直是莫大的威胁。碧华知道了，前天硬把我安在她女儿的住房内。这是一间朝南的小房，窗口正好远远地对着校园。五年的时光，流去了人间多少悲欢，而这校园却在在依然如旧，唤起我久别重逢的感情。实际上，它也许已经有不少变化，至少，在周围几幢新增添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的映衬下，它显得狭小了一点。但，在我的眼里，或者不如说在我的感觉中，它基本上还是五年前的老样子。这种感觉是这样固执，每当

我摇头苦笑，告诫自己年华似水、往事如烟的时候，那疏疏桐叶中露出的松柏青枝，那水泥路旁因无人修剪而高矮不齐的冬青，还有那小河岸边密集的暗绿的苔藓，仿佛都在提醒我：你看你看，还是那样，还是那样！现在，正是早晨，仲秋的阳光穿过叶隙，把校园的土地分解成斑斑驳驳的碎片；几只麻雀儿，在树枝桠间追逐着，那扑楞楞的声响，显得它们无比安然自在。远处，红瓦、绿瓦、黑瓦的幢幢楼房，在梧桐和松柏间或隐或现，那下面，正跳动着一颗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的心。我忽然感到，有一只巨大的手掌，在温柔地抚摸着这块我曾生活了三年的土地，也在抚摸着这颗伤感而又浸满欢乐的心。

我用剪子剪断了那包扎整齐的塑料纸带，又小心地撕开用浆糊糊得很紧的牛皮纸，然后，又拆开那一层又一层的旧报纸。我的天哪，他包扎的似乎是什么稀世奇珍！不，不，也许他象我一样理解，这包扎在内的，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的手颤栗起来了，那本使我梦绕魂牵的日记呈现在眼前。它纸壳封皮上原有的浓绿，显示出饱经沧桑的色调，已然发黄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浓绿底色上所描绘的，仿佛是一株粉红的桃花，而今却分明是几枝寒梅。是记忆有误呢，还是我辨别事物的本领增强了？反正，这五瓣一朵的小红花，给我带来了温馨，也给我带来了寒意。翻开封皮，印着淡淡黄菊的扉页上，题着三行诗：

我愿意是树，如果你是树上的花，
我愿意是花，如果你是露水，
我愿意是露水，如果你是阳光……

这是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诗句。没有题赠者的名字，也没有我的名字，但那饱和了浓蓝墨水的潇洒的笔锋，不是已经画出了一个人的音容和性格了么？我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，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已经变淡变黄，但，他所记录下来的我和他青春的脚步是那样清晰，使我仿佛又看到了他的面影。这是一张具有北方男子气概的显露着内心全部单纯和热情的脸，只有那双明亮的俊秀的眼睛藏着秘密，它正深情地凝视着我。这秘密，全倾吐于这本薄薄的日记里。从我不慎落水，他把我救起的那天开始，到他提前离开医学院为止，他这个来自矿区的学员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学员的炽热感情，都贮存在这字里行间了。他是个全院出名的直率得惊人的人，竟能将如此灼人的东西隐藏了那样久。如果不是提前离校的遭遇迫使他豁出来将它交给我，我们的生活道路也许不会交汇在一起。可是，谁料到这条路却这样短，当我感到才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呵，我的复星！……

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力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竟象个女孩子那样，嚤嚤地啜泣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双柔软的手从身后轻轻抚摸着我的肩头，伴随微微的叹息。我知道这是谁，将

头向后一仰，依偎在一个温暖的胸脯前面，尽情地痛哭起来。

“唉，小妹，这些年你真太苦了！”碧华大姐叹息着说。分别数年，忧患已经使我的眼角出现隐约的细纹，可她仍然叫我小妹。

“大姐！”我哽咽着说，“怎么能相信，他会撇下我去了。实际上，我和他之间的一切怎么也结束不了，它还牵扯着我的心，已经牵扯了那样久，好象还要牵扯下去。……”

“小妹，已经结束了的，就让它结束吧。”碧华大姐仍然怜悯地抚摸着我的双肩。“生活就是这样，有人盼望早早结束的，偏偏结束不了，直到进火葬场才算完；有人盼望永远不要结束的，偏偏在这样盼望的时候就结束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看，过去的就不要再强拉着它了，勇敢点，开始新的生活，答应他吧！”

“谁？”我倏地挣脱身子，站立起来，转脸惊恐地望着碧华。

“还有谁？就是给你寄东西的这位呀！”碧华神情严肃，没有取笑的意思。

我沉默了，低垂下泪湿的眼睛，心中困惑而慌乱。实际上，给我写信和寄东西的这个人，并未对我提过什么要求，因此我无从答应；即使他真的有那样的要求，我也很难答应。我感到说不清，只好支支吾吾地喃喃着：“你……你说的是什么哟……”

“小鬼头！”碧华笑了，用手指刮了一下我发烧

的脸蛋。“你就是对我死保密！全内科病房哪个不知道，进修的唐冰茹大夫有个真心实意的追求者，隔两三天一封信，比年轻人还追得热烈，可是你又满口否认。”

“鬼扯，你也跟着鬼扯！”我急了，“我真不懂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是拿世俗的眼光看问题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天下的事情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性，各种各样的例外……”

“哟，谈起哲学来了！”碧华瘪瘪嘴说。“我值白班，没有时间审问你，晚上回来，我倒要听听你的这个特殊性。只有一条，对大姐不准撒谎。”

接触到碧华那带点戏谑却又充满关怀的目光，我不由点了点头。

本来，我宁可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深深埋在心底，让它悄悄地存在、融化，最后随我一起消失。然而，终于不能不谈，因为，我生活在这样一些好心人的中间。

我一想起那些经历，就恍如一叶小舟，漂流在茫茫的人生大海里。这汹涌澎湃的大海激荡着、推动着我不断地向前，向前……

二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……”列车钻进黝黑的隧道，声音突然变得沉闷而震耳。车厢外，那间或一闪而过的雪亮的隧道灯，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

呵，矿井大概就是这番况味吧？

“咣当！咣当！……”列车挣脱令人窒闷的黝黑，闯入月色迷朦的山野，声音变得清越、徐缓而悠远，犹如水面上波纹的扩展，终于消失在无边的寂寞和冷凇之中。

我被紧紧挤在硬座靠窗的座位上，一张三人椅，坐了四个人，加上夜间行车，车窗紧闭，虽是初冬，我身上也热得汗湿了。

我是在省城乘上这列长途快车的。那儿不是始发站，硬座车厢没有坐位，上车的人特别多。全靠几位男同学的帮助，把我托举着从窗口硬塞进了车厢，在一片叫骂声中总算有了个立脚之地，站了两个小时才挤坐下来。有什么办法呢，我虽然在医学院毕了业，分配却被拖延了，还没有地方领工资，为了省钱，也因为买不到卧铺票，只好委屈自己。已经接近半夜了，车厢里还是十分拥挤，连行李架也是塞得满满的。因为只开了一半灯，一切都显得昏昏糊糊。空气也窒闷得催人欲睡。我靠在椅背上打着盹，心里却系念着列车前方山沟里的一个人。正是为了他，我才踏上这艰难的旅程。他的命运使我惴惴不安。……

他，卢复星，是我们这首批工农兵学员中被提前调回原单位的一个。在只差几个月就要毕业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，是很难令人理解的。学院领导解释说这是工作需要，同学们却推测是复星那爱议论的嘴巴和爱抬杠的性格惹了祸。说真的，他的这一

特点连我也不大受得了；不过，直率的后面一般不会隐藏奸狡，也许正是因为这（当然也还有别的），我才喜欢他。不管为什么，他毕竟离开了学校，当然也离开了我。于是，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了面前：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是个优柔寡断的人，直到毕业分配的前夕，才毅然提出申请，到他所在的矿区医院去。看来，我的申请晚了一点，人事部门的方案是分我到省城近郊的汽车修配厂医务室工作。关心我的老师和同学埋怨我，甚至骂我犯了神经病。可是，这能责怪我吗？应该责怪的，是那神秘难测的感情呀！对我来说，虽然读了他留下的日记以后，对他的感情产生了一个飞跃，而要作出这样的决定，还需要通过一些曲折的小径，攀缘一些险峻的坡坎。因为，我们相爱的时间毕竟还短暂，而且带着点叫人难以置信的传奇色彩。本来，我对他说不上有什么好感。在学院里，他是穿过黄军装的带薪学习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又爱耍嘴皮，热情得过份，喜欢多管闲事，处处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印象。可是，在学院团委组织的一次游园活动中，当我这个傻头傻脑的姑娘划船时跌入湖内，偏偏是他救起了我，这就促使我们互相接近了。我渐渐发现，他实际上是个灵魂象孩子般纯净的人。不过，我并不认为我们之间发生了爱情。爱情，那是浓烈芳香的醇酒，而我们的交往却淡淡的，谁也没有醉倒。直到他上火车之前，失魂落魄地塞给我一本日记，这才如发酵力特强的酵母，奇妙地改变了一切。一下子，

我觉得我们早就是心心相印的了。但，知青生涯中形成的少女的谨慎，仍使我彷徨，特别在分配的问题上，我更加犹豫不决。这不仅是一个工作地点的选择，而是两个人的命运的结合呀。尽管晚了一点，我还是在最后的时刻，毅然决定了。他对我的吸引力是那样强大，简直使我无法抗拒。我决定跟他在同一个医院工作，在那遥远的万山丛中，去建立我们自己温暖的窝。

复星现在是云关矿区医院的外科医生。他那频繁而冗长的来信，向我描绘了矿区壮丽的山川，星罗棋布的建筑群，设备齐全的医院，还有那即将成为我们栖息之所的两间小屋。里面已经摆设着他辛苦置办的一套家具，连挺时髦的尼龙蚊帐，他也托人从上海买了来。他没有忘了告诉我，在那小屋后面，有一小幅土地供我们使用，可以种菜，当然，最好是种花。他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鲜花，准备在那儿搭一个架子，让葡萄、凌霄的藤蔓去编织出美丽的花棚。这样，我们就能坐在花棚下吃饭、读书、听收音机，甚至还可以抬抬杠……他的热情的絮叨后面，写着显影药水也显不出来的两个字：幸福。这憧憬中的幸福，是用想象净化过的，带着一种明澈而温馨醉人的气息。他甚至同我约定，春节就在矿区的小屋里举行婚礼，请客人在新房里吃几块糖，喝一杯香茗，抽一根香烟，开一阵捉弄人的玩笑。就连一些可能发生的恶作剧，我们也在信函中进行了预测和会商。比如有人如果硬要新婚夫妇接吻，

那该怎么办?“那就答应!”他写道。看看，当众接吻，这位矿区医生真开通！可是，这一切美妙的安排，都因为他的一封莫名其妙的信，便象那夷犹如意地在海上漂行的船儿突然遇上恼人的风浪，搁浅在沙滩上了。

这封信显然写得很匆忙，有一段话使我特别不安：“……我在这里发生了一点新的变化。冰茹，你别东想西想，这完全是工作方面的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我改变了主意，你必须马上撤回要求到矿区的申请，服从原来的分配方案，或者另行分配也可。此事千万勿误！我准备很快赴省，见面再详谈……”

见鬼！为了要求分到矿区，我找学院政工组的领导不知谈了几次，连我都奇怪我怎么会变得那样口似悬河。现在倒好，要我自己变卦，我不干！有什么“新变化”能阻挡我们共同规划的美好前程呢？他信中越是吞吞吐吐，我越是忧心忡忡。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焦灼不安地等待了十来天。在这突然变得无比漫长的时光里，他不仅人没有来，连信也没有来。……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……”

“咣当！咣当！……”

列车渐行渐远，在隧道中穿进又穿出。这条通向矿区的铁路好象就是隧道连着桥梁，桥梁连着隧道。一路上只见幽深险峻的峡谷，衰草覆盖的石灰岩荒山，象火箭一样穿越山壑的湍急河流，很少见到人烟。唉，多么遥远！多么荒凉！

上午十时许总算到了目的地。我被拥着推着下了车。云关矿务局的所在地是个大站，站台上一片乱杂杂，下车的和上车的挤成一团。怅惘地看着列车徐徐开出车站，听着节奏渐远渐快的车轮声响，一种孑然一身的孤独感，立刻浸入了我的身心。

出站后边走边询问，走完一条长长的古旧街道，前面右侧的山坡上，赫然呈现了复星信中所描绘的建筑群，那幢挺气派的红色大楼，当然是矿务局的所在地了；那幢三层的黄色楼房，不是医院又是什么呢？那穿插在幢幢楼房之间的一排排黑瓦平房，一定有两间装满了他和我的梦想。……他没有撒谎。但是，我却感到这地方完全不象我想象的那样。这是由于那些随处乱贴、乱写的大标语、大字报，给我一种凌乱残破的印象？还是由于那些匆忙来往的人们，投给我冷漠而警惕的眼光？呵，重要的可能是没有见到他，正是他，赋予这眼前一切以特殊的价值。没有他，这眼前的一切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

越是走近那矗立在半坡的黄色楼房，我心里越是跳得厉害。“我见不到他的，多半见不到他的……。”我边爬坡边心里咕哝。直到穿过大楼前显得凋零的花园，进入医院肮脏凌乱的甬道以后，不知是由于那些穿白大褂的人态度冰冷，还是被一种预感吓住了，我竟怯生生地在待诊的、取药的、拿着化验单的人群中挤了半天，欲问又忍。终于，我向一位很年轻的小护士开了口：“请问，这里有个卢复

星医生吗？”

“你是问外科的卢大夫呀？他犯了错误，下放到花冲煤矿劳动去了。”小护士回答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！我一阵头晕，两眼发黑，但还是硬撑住了：“请问，他犯了什么错误呀？”

“哟，错误大得很，说他什么传播政治谣言，什么攻击中央首长……”小护士忽然压低了声音，“哪个不传播？连我都传播了，偏偏卢大夫倒霉！”

……

得感激这位单纯的小护士，从她那里，我终于知道了复星遭到的厄运。难怪他在信中吞吞吐吐，定是怕我为他担心。我的确不能不担心。那些乱揪乱斗的事情虽然好象已经过去了，但为说了几句话而葬送前程的人还是时有出现。复星呀复星，我早就劝过你，你的心太耿直了，你的嘴太没有遮拦了。好端端当你的医生就行了呵，谁要你去管那些不该你管的事情？不过，也就是到矿上劳动罢了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；即使发生再大的事，我也将和你同甘苦、共命运。只有一条最不能原谅，就是十来天没有你的音讯。你难道不知道，这隔绝的真空比再坏的消息还使我心烦意乱呵！

第二天中午，我终于搭上一辆到花冲煤矿去的运粮卡车。记不清翻了几个坡，拐了几道弯，反正，我感到离整个世界越来越远了。濛濛雨雾中，望不尽的不长树木的荒山，以及两旁不规则的裸露的田土，田埂上随着寒风摇曳的枯草，连偶尔闪现